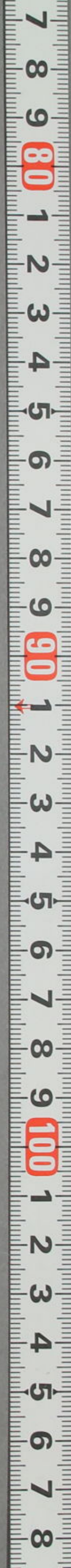




04-3
77
2





仁門
號 77
卷 2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二

道第九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澄海唐伯元
廣安姜召
休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校梓

編次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入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
 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
 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
 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
 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
 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



更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故君
 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
 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
 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
 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
 然率性而已斯道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
 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龜山錯解此條近代江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

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疑有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為必有事焉一本勿正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有又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筒被井中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

不為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為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躃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遷迤而上。直至十二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於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

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

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正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名理甚善。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本心。是儒釋千古公案。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
 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天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
 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
 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
 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
 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叫說無形迹無色其

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
 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
 不言說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暴富貧
 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
 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
 矣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
 了若以久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久行道
 始得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

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
 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
 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
 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謂必如此方實學
 若兩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
 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
 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
 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大夫受職於君尚期
 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

天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入識高而量不
 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
 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
 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
 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
 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
 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
 而滿者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
 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壁言如器盛物初滿時尚不以
 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

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德。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

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德第十

純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

中禮得之。觀其行也。聽其談論。馬廋哉。人馬廋哉。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

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

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

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有字元本無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人只能

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至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先立乎其大都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九德最好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家好

克勤小物最難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

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此謂知本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子張子夏論交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殊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

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

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十至于窮盡亦只是

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

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
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
不必積學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
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定後有所進立則
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進
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
者也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是守學貴養其所有

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榮華發於

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若決江河氣象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
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
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
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
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

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
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
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
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

多取古人一節事但得此人多于風教亦有補若君子則當學其大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

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
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
隱逸不仕如此等則倣倣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
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仁第十一

純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仁者人也

切脉最可觀仁

觀雞雛可以觀仁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

去不仁則仁存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

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

又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

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

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

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

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

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

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

守也此所謂從大體中便明者却重反身而誠必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

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

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

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

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遠道不遠異者

動以天爾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

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支百體

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

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

於取譬者仲尼所以告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

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

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

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

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

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

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孟子以強恕為近仁正與力行近譬五發家宜細玩

於取譬者仲尼所以告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

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

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

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
及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
得之此是本首以為仁也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
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

之矣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
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要識聖人防微之意方于學者有補

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恕曰克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
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擴不去時如
何曰天地閉賢人隱明此可以通致中和之義

孔子言仁只說出兩如見太實使民如祭太祭看其氣

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唯慎獨便是守

之法推出門如見之義即是謹獨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更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

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
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

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故曰必有事焉只在集義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也亦須道破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三品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游酢得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

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具體此意必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正義訓宜禮訓理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入

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

晚伊川豈不聞明道之言者其為此論要知憂深慮遠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屬昏

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

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不能克已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無愛故

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

處乃情也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

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

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

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之作樂

般數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歟

先生教某孝弟為仁之本某謂修為其仁者必本於孝

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

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

便是又問為仁先從愛物推上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指建太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事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

也若舜須逃也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着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着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

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
達而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明道解一意與此同朱子錯
顛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着心惟怒上合着心是否
曰彼謂着心勉而行怒則可謂着心求則不可蓋怒自
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
論有心為怒終必怒矣

理第十二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唯一理人須要復其
初天下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途天下何思何慮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

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
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
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如此更難為各狀
物理最可玩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
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有物必有則乾
元用九乃見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有私
心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

者事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為禽獸，為夷狄。

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唯中不足以盡之，故曰

中庸。知中則知性善，可三以補孟子之未足。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

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

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

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

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

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

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

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

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

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

故要得如稿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蝨之虫。已載不起。猶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却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即太山頂上。不為堯存。不為桀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

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是為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以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點而識之處。故謂之神。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爾。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天人無間斷。

若不_レ本_レ則安得_レ先天_ニ而天弗違_レ後天_ニ而奉_レ天時_ニ
 觀_レ天理亦須_レ開闊_レ得心_ニ自_レ便_レ可見_レ打_レ撲_レ了_レ習_レ心_ニ兩_レ漏_レ三
 漏_レ子_ニ今_レ混_レ然_レ說_レ做_レ一體_ニ猶_レ二_レ本_レ那_レ堪_レ更_レ二_レ本_レ三_レ本_レ今_レ雖_レ
 知_レ可_レ欲_レ之_レ善_ニ猶_レ須_レ實_レ有_レ諸_ニ已_レ始_レ可_レ言_レ誠_ニ誠_ニ便_レ是_レ合_レ內_レ外_レ
 之_レ道_ニ今_レ看_レ得_レ不_レ一_レ只是_レ心_ニ生_レ除_レ了_レ身_ニ只是_レ理_ニ便_レ說_レ合_レ天_レ
 人_ニ合_レ天_レ人_ニ已_レ是_レ為_レ不_レ知_レ者_ニ引_レ而_レ致_レ之_レ天_レ人_ニ無_レ間_レ夫_レ不_レ充_レ
 塞_レ則_レ不_レ能_レ化_レ育_レ言_レ贊_レ化_レ育_レ已_レ是_レ離_レ人_ニ而_レ言_レ之_レ
 言_レ有_レ無_レ則_レ多_レ有_レ字_ニ言_レ無_レ無_レ則_レ多_レ無_レ字_ニ有_レ無_レ與_レ動_レ靜_レ同_レ如_レ
 冬_レ至_レ之前_ニ天_レ地_レ閉_レ可_レ謂_レ靜_ニ矣_ニ而_レ日_レ月_レ星_レ夜_レ亦_レ自_レ運_レ行_レ不_レ
 息_レ謂_レ之_レ無_レ動_レ可_レ乎_ニ但_レ人_ニ不_レ識_レ有_レ無_レ動_レ靜_レ爾_ニ

冬_レ至_レ一_レ陽_レ生_レ而_レ每_レ遇_レ至_レ後_レ則_レ倍_レ寒_ニ何_レ也_ニ陰_レ陽_レ消_レ長_レ之_レ際_ニ
 無_レ截_レ然_レ斷_レ絕_レ之_レ理_ニ故_レ相_レ攙_レ掩_レ過_レ如_レ天_レ將_レ曉_レ復_レ至_レ陰_レ黑_ニ亦_レ
 是_レ理_ニ也_ニ大_レ抵_レ終_レ始_レ萬_レ物_レ莫_レ盛_レ乎_レ良_レ此_レ儘_レ神_レ妙_ニ須_レ儘_レ研_レ窮_レ
 此_レ理_ニ
 息_レ訓_レ為_レ生_レ者_ニ蓋_レ息_レ則_レ生_レ矣_ニ一_レ事_ニ息_レ則_レ一_レ事_ニ生_レ中_ニ無_レ間_レ斷_レ
 碩_レ果_レ不_レ食_レ則_レ便_レ為_レ復_レ也_ニ寒_レ往_レ則_レ暑_レ來_レ暑_レ往_レ則_レ寒_レ來_レ寒_レ暑_レ
 相_レ推_レ而_レ歲_レ成_レ焉_ニ與_レ夜_レ氣_レ之_レ論_ニ互_レ發_レ之_レ
 息_レ止_レ也_ニ生_レ也_ニ止_レ則_レ便_レ生_レ不_レ止_レ則_レ不_レ生_レ良_レ始_レ終_レ萬_レ物_ニ
 世_レ之_レ人_ニ務_レ窮_レ天_レ地_レ萬_レ物_レ之_レ理_ニ不_レ知_レ及_レ之_レ一_レ身_ニ五_レ臟_レ六_レ腑_ニ
 毛_レ髮_レ筋_レ骨_レ之_レ所_レ存_レ鮮_レ或_レ知_レ之_レ善_レ學_レ者_ニ取_レ諸_レ身_ニ而_レ已_レ自_レ一_レ

身以觀天地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二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近取諸身百理具備皆在上為陽胸在下為陰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二箇

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着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利就害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高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

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志幼女墓曰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志端慤墓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操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

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今自雜信鬼恠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下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

故以是問向作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病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猶古今消息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此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

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

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

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

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

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也

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若安排定則更有

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堯夫詩云聖

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

事業甚譬如閒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
 之為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
 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
 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與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意同
 人最可畏者是便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做要在燭理先生平生得力處
在此故性性示人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正 一入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月
 之運即一歲之運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常而不窮常非一定之謂也
 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

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理者孰能識之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
 則氣化漸消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細縕陰陽之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
 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
 可也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
 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小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觀此則凡物皆可以理推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

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

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
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
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
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群雀集
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
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大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鷺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及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
是而已矣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
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
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
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
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
一闔一闢謂之變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
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
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
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假吸復入以為呼氣

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之氣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
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
將必是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
也盛則便有衰書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
鑪何物不銷鑠了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
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以水涵養魚
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
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
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

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
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
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烝然自出如濕
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
龍之興雲不足恠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
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
虎茅山者則不啻又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

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甕水上寺門取
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詐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
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
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
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
曰同莫是純氣為久繁氣為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
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
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下沙
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

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鳥知海島上無氣化之
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
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
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
化到冷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
上着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蟻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
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
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為無情者無情
而化為有情若楓樹化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無情
者如望夫化為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為

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花。蚯蚓化為百合。如石蟹石燕石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後世為衰。一

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衰。以三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者。若舉天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

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陳貴上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棟問：如今
 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
 以奪造化之力，為國家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
 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
 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三世
 之說，誠有此理。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
 之。又問：或言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
 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猫犬得

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
 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酒精方驗。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
 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性第十三

純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
 此言是而謂天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
 也。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

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生人後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入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

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利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也。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

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
 底性特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
 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倫
 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
 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
 性已失故脩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
 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
 所不可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

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也

覺悟便是性知得病便是藥也如上一

性與天道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答張子厚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

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

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

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

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

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

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唯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

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忽未能精慮當否俾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子箇

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着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
 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
 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
 即故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謂自家本
 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
 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
 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
 于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明人未能盡
 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
 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

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着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
 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正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

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此說與孟子一辭異詳見下文問答之條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善才

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

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

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

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木焉此豈山

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為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為且畫之所為。又格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亦未嘗不善。觀此數處。竊疑才是一箇為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為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未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從。而無善弄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為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

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為善。便是情。能為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畢竟與孟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知下愚亦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性者自然全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天故薄惡者只是為善

在人心者不可亡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亦滅不得補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彝在久雖俗甚惡亦滅不得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顏子所好何學論云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二程類語

卷二

廿六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格其性而止之故曰情其性

神第十四

純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之妙者神也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知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

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于百尺習化其高

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正蒙曰大不可為也化不可

中庸言誠便是神渾是實理君子誠之為貴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

是二本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其尋

正仲尼于論語中未嘗說神字于易中不得已言數

神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

別有二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

底問此語真鏗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二止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三

澄海唐伯元 編次

廣安姜召

休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校梓

教第十五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今人更不論規矩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

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

二程類語

以好惡有常。至如養天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
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
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
聖人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
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筆誠為好人。則有之。曾
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亦用於此。非惟徒廢時
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辯鉛鐵之性。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

會得終須引而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極感

成已。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講學本不消理會。然每與別撥出。如今雜亂膠固。須着

說破。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
人自幼學。耳自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
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
消鑠。更有甚天理。湏入理。皆盡。然尚以此。秉彜消鑠。盡

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氣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謂張子厚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如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

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也橫渠教人本只為世學膠固故常說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不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

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毅善治水水利後

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正天下有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

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恣生會得古

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

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

恣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

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

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

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古者八歲入小學小學大學之年無可考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

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

士農判在學之卷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

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

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

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

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

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

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感哉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

二系類言

卷三

三

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古之小兒便能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

指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成大然若論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眾人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

為大中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云古者庠序為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靡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

勘會學制云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

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顧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模楷有如此之人至于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于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為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求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久之要道

又云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自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為

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

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治第十六

純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

必有關係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入材之不成善脩身養入材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天下大器。群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飲讀法。平價謹權量。

皆不可闕也。具見開物成務之學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

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古今異宜。不唯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

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

虞帝弗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

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

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

四字。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

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

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之。使足以警眾可也。

上殿劄子論君道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多移唯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去邪勿疑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

輔成德業伏願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大擇天下賢俊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論王伯曰得天理之正極入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唯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

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邪正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

論養賢曰臣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嚴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

今之選館亦此意

禮則委之討論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察以累歲入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府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

論學校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館廩而恤其家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

小學灑掃應對以徃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
 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
 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
 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
 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
 者入學及于縣如州郡之制異日達於黨遂脩其庠序
 為之立師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
 禮會其鄉老推經明行脩之士升於州郡守行鄉飲之
 禮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於太學太學聚而

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
 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其學
 之師與州縣之長者懷姦罔上者皆除其仕籍終身不
 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
 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士大夫
 之子弟皆入學謂之國子每歲諸路監司州郡列其秀
 者升於太學太學歲論於朝其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
 士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意薦者諸路及近侍以
 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臣謂既一以道德
 仁義教養之又專總其周官遺意却甚宏濶詳整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

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不變矣
 豈惟得玉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
十事是部周禮
 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
 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
 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
 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
 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
 不可不均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富者跨州縣而莫
 之止貧者流離饑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
 者蓋無紀極生齒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

者多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
 黨州鄉鄣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和睦刑法鮮
 犯廉耻易格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
 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教不興貢士不本於
 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六曰
 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
 兵耗費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
 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七曰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
 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

儲粟之法以為凶歲之備。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窮蹙辛苦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九曰山澤。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唯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十曰分數。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此下者臣特

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若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採之義故亦可足。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服思之只是

王子罪不午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
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咎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
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
至誠有以格他也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
非亦須有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
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
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
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
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為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

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
邦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
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子厚
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
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
而不盡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以致却太平後某願
為太平之民此必有為而發
或問薄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

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劉安禮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智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

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從董子來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丁意

名分正則天下定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程之在當時皆欲變法益今意亦不差只是不善變耳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必井由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由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治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用休閒井田今可行不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之多地少之理

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然於其家垂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代大中應詔上書一曰立志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舉薦之定式患所舉不

得其人也。故詔以訓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為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有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故行之，曷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為陛下之志，先立奮英斷以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况州郡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二曰責任。歷觀前史，自古以

來，豈有履道之士？荆公亦近之矣，何為至悞仲宗可嘆。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于事。為其許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前，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願陛下如臣前所乞，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為先。待之盡其道禮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其不得為。蓋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

臣願陛下

召延宰執

從容訪問

治為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
 當為則願示之以必為之勢詢之以所為之政審慮於
 行之時不可失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為也患不能也
 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
 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
 則道豈遠哉病不求取三曰求賢夫以人主之勢心之
 所尚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奇獸瓊寶奇玩之物雖
 遐方殊域之所存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
 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
 則何崑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

不為耳夫人君好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也
 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意相
 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大率以為已任
 可矣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
 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
 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違也尚且日不暇食
 恐失天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
 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
 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心與周公異也欲其助
 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

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授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退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上及下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急務搜羅既廣雖小才斥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伍而用庸愚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小差眾議譁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以非常

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為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無愧天下矣設使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擢期於得賢耳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

為大中上宰相書云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

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
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
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
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
持此以勵世風

代呂晦叔應詔疏畧云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
所以除舊而布新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
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為誣矣臣
復何言若以為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
無道之世曷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矣率

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誠能省己之存
心考己之任又察己之為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人之
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
道矣又曰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為
天下之公平意之私乎自議論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
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
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
至於朝合則為不世之賢暮隙則有無窮之罪顛錯亦
已甚矣又曰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臣以為在外
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又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

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
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于有為之前
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

論經筵第一劄子畧云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
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
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
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又曰大率一
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
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
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一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

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
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
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

第二劄子云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
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不知
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
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
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
先主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
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

左右扶侍祇應官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聞于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遠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第三劄子畧云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上太皇太后書畧云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又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又曰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

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卑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故也

又上太皇太后書畧云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又曰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非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

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

論禮部看詳狀云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前日考察之法是也

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也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典矣。問肆太青如何曰太青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青災肆赦者言青則肆之青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彜在前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

勝也

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入不為耳。

答呂進伯簡云先兄明道之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矣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

得神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

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

治一邑使民不為盜薄之責也豈得為輕或問薄佐令者也薄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薄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程子與客論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

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酷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饑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閑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蜀守記曰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必曰蔣堂程戡故諺言曰彥博虧田况程戡勝蔣堂虧猶言不如也最善之中言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眾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邀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祀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

人心者節邀樂也前程十年為政後闕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孔如此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聖賢第十七

純元氣會則生聖賢一凝然不動便是聖人唯善通變便是聖人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言冲一作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窮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至。但中其節。則謂之和。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土也。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

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失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舌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日月之食。

乃君子之過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仲尼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無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

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間。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

力不得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然顏子底一個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然

學得到上面也

酉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

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亦藉外養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

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

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

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與之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剔

善惡一切函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

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

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吾輩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

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唯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

同流雖未易學亦要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

未粹索學以克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

禹稷之事功也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

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

由孟子可以觀易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去

堂下則却辨不得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

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花則無

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緩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

處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此似多正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者造道之言也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

荀子極是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林希謂楊雄為祿隱後人只為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恚生說得是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太毛公楊雄太毛公事可惜無考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孔明有王佐之才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馬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耶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一日二程先生侍大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曰明

道悵然謂明道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

自言須下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饜菓者食便不美

張橫渠著正家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論遣張載按獄曰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又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如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罕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

教化之本原干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論朝廷待士之道耳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某接之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却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君實堯夫自有君實堯夫之學所謂得其性之所近者若二程之學又當別論

誌堯夫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難其人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正誠立賢也明通聖也瀛溪語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大地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

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推此二語可通依乎中庸之義

石曼卿有詩言伯夷耻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壚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為學也

伯溫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曰顏子所以大過久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掾問去驕吝可以為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為

有已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

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

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眾人必當就

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

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

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使

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

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

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孔子歿。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

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

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

抑之。畏縮者克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為此耳。然剛

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凌後來既知學便却
 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知是否曰子
 路非助輒只為孔悞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瞶不用
 君父之命而立如強盟孔悞孔悞不合從之故也曰子
 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
 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
 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乃知孟子經學甚精

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
 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
 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
 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
 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
 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
 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
 已矣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

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及孔子未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曰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平隱可也仕不可也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太大夫哉

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植棊仁義絕

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又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知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有取則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

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太醇非

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久甚恕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

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

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

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

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無窮一作數但看人如何

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未必皆

當然味其太槩然矣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

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

論皆非其作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

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

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

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道

韓退之訟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入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

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入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姜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

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皆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

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

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

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

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

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楊雄本朝經術最盛

只近儒者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周茂叔窮禪客

窮字未解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因見茂叔茂叔留與對榻夜談

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

曰聖人也橫渠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

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

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

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纒謹嚴便有迫

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

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
 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
 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
 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
 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
 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正叔謂某接入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
 未有如子厚者
 答楊時論西銘云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

子厚東西銘自有次第二程只極口西銘者謂其言前聖所未發也豈意後世借之以遂其拘
 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
 外盜名之私非惟東銘不可得見即西銘亦以禍天下矣可勝嘆哉
 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
 二本而無分

張子正蒙云水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
 李利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
 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答橫渠先生書云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以大槩氣
 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
 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
 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更頓完養
 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爾能無羞乎

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堯夫詩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入道來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異時伊川同朱公按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伊川因指

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先

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

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邵伯溫

學辨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

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

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

如是則願從先生遊前同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

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

川猶且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

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

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色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

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

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答晁以道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

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

未是蓋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其往

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

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姜樹

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

欲遷葬城中堯夫已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

云不得還葬眾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

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堯夫問有甚事曰以他人

觀之便以為性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

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

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

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伴大事學者

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

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

子路不知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

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以生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作

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天地第十八

純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乾陽物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物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從周子主靜立極來乃周子所未發也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

故曰貞明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

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背皆可鼓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

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

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

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酒，彌山日無適而不為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着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霜露星之氣異乎兩雲。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他安排，他如是，須有道理。

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

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

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

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

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

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

言止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却於山川外木土

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有雨露耶

用休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

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

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

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

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

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

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

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太惑也

